

庫 文 華 中

集一第育教衆民

事 故

冊 三 第

編 攸 伯 呂



行 印 局 書 華 中

故事 第三冊

誤會的恐怖

商人柯學海，他在省城裏開了一家店舖；但是，每年必定要出門一次，到鄉村裏去收買些土產；這已經成爲一個老規矩了。

有一次，他預備到鄰省的一個鄉村裏去，剛走到一個小鎮上，天色便黑下來了，他想找個旅館來耽擱一夜，可是，找遍了這個小小的鎮上，甚至連「旅館」的名稱，也沒有人知道。

最後，他向一家人家去請求：可不可以讓他寄宿一宵？

那家人家的主人，是在鎮上開肉店的，雖然家境還算殷實，可是，他家裏的屋子，並不寬大，除了他們一家人的臥室以外，實在沒有甚麼閒空的房間了。那家主人，便把這個意思告訴了

他。

柯學海說：『即使沒有空房間和空床舖，請把那間會客室暫時借給我，讓我排幾張椅子，胡亂地過一夜就行了！』

那家主人，深深地感到出門人的可憐，當時就答應了他的請求。正想招待他進來的時候，忽然想起，後園裏有一間給夥計王福睡的小屋子，實在要比這間會客室寬敞得多。今夜，不妨叫王福暫時睡到別處去，把這間屋子讓出來，給這過路人安息一宵。於是，他就轉變了念頭，把這個意思告訴了柯學海。

正在沒處安息的柯學海，聽到他這個好意的計劃，當然感激萬分地接受了。那家主人，便領導他進了那間小屋子，並且把他的幾件簡單的行李，也搬了進去。

由於疲勞過度的緣故，一會兒，柯學海就呼呼地睡熟了。

大約睡到半夜裏，他在朦朧中，忽然被一種聲音驚醒了，仔細聽去，原來是一陣重重的脚步声，從前面走廊裏傳遞了過來。一霎時，脚步聲愈來愈大了，終於逼近到柯學海睡着的那間小屋。他心裏正在害怕，不料，嘎的一聲，房門開了，一個瘦長的男子，順勢挨身走了進來。柯學海故意眼睛半開半閉的，偷偷地瞧着。只見那個男子，面貌非常猙獰，在他捲起袖口的兩隻手裏，一隻拿了一盞油燈，一隻却執着一把明晃晃的刀子。

柯學海想：『這一定是舊小說上所描寫的那種黑店了；到了這樣的緊急關頭，還有甚麼方法好想呢？』他正想喊起「救命」來，可是，還沒有發出聲音，那個男子已經走近他的床前，一邊用手推推柯學海，一邊又提起那把刀子，在他自己的頸子上試了幾下。幸虧，他沒的繼續幹出更可怕的事來；只是把那盞油燈向

桌子上一擱，便自管自地回出了這間小屋子。——柯學海這才透過一口氣來。

柯學海不相信眼前的事，是真實的，他以爲自己是做了一個夢；可是，桌子上的那盞油燈，不是清清楚楚地還擱在那裏？因此，他重行又覺得害怕起來了；連忙披衣跳下了床，把那扇門，用門門門住，並且移開那張臥床，把那扇房門頂住了。他這樣安排妥當，才安心地又睡下了。

到底，他現在是變成了一個有心事的人了；無論他怎樣在床上翻來覆去，總是沒法睡熟了。

約莫過了一小時光景，起先那種腳步聲，又從前面廊下傳遞了過來，過了不久，外面又發生了一陣猛力的撞門聲。由於那個人的力氣太大了，竟把門門撞斷，連同那張臥床，很容易地都被

推開了。那個可怕的瘦長男子，第二次便又走進了這間小房間。

柯學海不敢發聲，他不住地顫動全身，四肢乏力地躺在床上。那知，那個可怕的傢伙，偏偏又走到他的床前，用力地推動他的身體，並且做了好幾個手勢，依舊把那把刀子在自己頸子上試着。

柯學海再偷看他的刀子，剛才是很光亮乾淨的，現在却染上了鮮紅的血跡，因此更加增加了柯學海恐怖，一霎時，他就嚇得昏了過去。

等到柯學海甦醒過來，幸虧，那個瘦長的男子已經走開了。他連忙穿起衣服，走出房門，向後園裏仔細地望了一會，可是，那裏只有一片黑沉沉的，甚麼也瞧不到一些。他便大聲地喊起來道：『大家起來啊！這屋子裏發生了暗殺案件了！』

那家主人，聽到了這個警報，以爲自己家裏，出了甚麼重大的亂子，連忙下床來，連鞋子也來不及穿，一逕趕到後園裏，找着了柯學海。他一看見這個寄宿的客人，臉色灰白，顫抖不止，也十分地吃驚，連忙問他遇到了甚麼事。

柯學海把自己所看到的，完全告訴了他，堅決地說道：『這屋子裏，一定有人遇了害了！』

主人聽了他的話，更是吃驚，便把全個肉店裏的夥計，一起都喊了來，叫他們在屋裏屋外，仔細地搜查一番。結果，却連死老鼠也沒有找到一隻。

一會兒，天亮了，那個讓房間給柯學海的王福，因爲這一夜睡在朋友家裏，這時候也回來了。他聽到了這件事，不覺哈哈地大笑道：『啊呀，怎麼竟害你受了一次虛驚？原來，我在每天半

夜裏，一定要起來殺豬的。那個瘦長的男子，是我臨時叫來的助手，大約他等候着，不見我起來，直到等得不能再等了，才從後門進來喊我。因為他是個啞子，不會說話，只會做手勢。並且，我預先沒有通知他，所以便把你當做是我了。」

原來那個啞子，和王福約好，預備在早晨四點鐘起來殺豬的，他進來喊了一次，不見王福起身。便自作主張地由他獨個兒把那隻豬殺了，然後帶了那把血刀，再進來想把王福喊醒。結果，依舊不能如願，他只得又回了出去。

因為柯學海一時誤會，便鬧出了這件滑稽的把戲來。

十八箱繡貨

抗日戰爭發生的前幾個月，杜鳴之預備到美國去經商。因為

他家裏的人口太多，食用費很大，防恐一時接濟不上，所以在動身以前，先去找着他的知己好朋友梁立凡，請他隨時照顧他的家庭。

梁立凡當然滿口答應，並且說道：『我和你交了二十年的朋友，感情也許勝過了親兄弟，這一點小事，請你不必放在心上，自有我會替你料理的！』

原來，杜鳴之家裏，除了他的太太以外，還有三個弟弟，都已娶了妻子；四個妹妹，還沒有出嫁；三個兒子，兩個女兒，四個姪兒，三個姪女，年紀都還很小。此外，還有男僕二人，女僕四人，婢女四人，都由老家人杜升管理。一家共有三十多口，全靠鳴之一個人賺錢養活他們。

這一家，不但在經濟方面，非常拮据，而且妯娌姑嫂之間，

也不很和睦，常常發生口角；幸虧鳴之太太待人和氣，隨時給他們調和，才勉強的維持下去。

鳴之這次出門，一方面既有賢惠的太太持家，一方面還有知己的朋友照顧，當然十分安心，所以到了美國，一心經商，倒也無牽無挂。

可是，鳴之的三個弟弟，一向吃慣用慣，現在看見大哥離開了家庭，更是一點沒有忌憚，每個月只盼望鳴之由外國匯錢回來。等到錢一到手，吃飽了飯，便在外面胡作胡爲。家裏的妯娌、姑嫂，沒有事做，起先是邀幾個小姊妹到家裏來打打小牌，漸漸地，便一同上酒樓，看電影，玩跳舞場，天天總要到三更半夜才回來，鳴之的太太，雖然有些看不過去，可是，她生性太忠厚了，有甚麼話也不敢向她們提一句。

不久，太平洋戰事爆發，中美的交通斷絕了。鳴之當然沒法匯錢回家。他們因為梁立凡曾經答應接濟，要錢用，便伸手去向他要，好像曾經有存款放在他那裏一般。拿了錢，不夠他們化費，便又和立凡去鬧。立凡覺得這樣決不是長久之計，有一天，便向他們聲明：從此和杜家脫離了朋友關係，以後一切家務，概不顧問。三弟兄、三妯娌、四姊妹，沒有辦法，便拿出各人自己的東西來，叫老人家杜升去變賣。這樣維持了幾個月，衣服首飾都賣完了，便又改變了方針，各人親自出門去，向熟識的親友借貸。直到借無可借，各處的門都關閉了，於是，一家人便你怨我艾，互相吵鬧起來，每天總是哭的哭，罵的罵，鬧得不成樣子。挨到第二年中秋節邊，天氣漸漸冷了，全家所有的衣服，却早已當光賣光，大家有一頓沒一頓的，實在沒法支持下去了。同

時，討債的倒天天坐滿了一堂，逼迫他們還出錢來。鳴之的太太沒法好想，只得親自到梁家去懇借一些，但是，梁立凡堅決的拒絕，他說：『我以前雖和鳴之兄十分說得來，可是，像你們這樣化費，別說我是一個小商人，沒法應付，就是該了金山銀山，也是化得完的，況且，我早已和你們脫離關係，以後請不必再來了！』

過了幾天，杜家連米也找不出一粒來，實在維持不下去了，於是，又硬着頭皮，派了老家人杜升去向梁立凡商借一些，當時，據杜升回家來說：『梁立凡不但不肯借錢，而且，說出了一大篇不好聽的話來。他說，這樣下去，等到你家主人回來，也許一家人都要活活地餓死了！』

全家聽了杜升的報告，每個人都氣得連話也說不出來，只是

你望着我，我望着你，流着眼淚，連小孩子們也都哭起來了。

老家杜升，看到這種情景，乘勢向他們勸說道：『我知道，要靠別人，到底是靠不住的。今天，受到了姓梁的侮辱，我們也不必計較，只要知道他是一個無情無義的傢伙，以後再不必去懇求他。不過，我們家裏，這樣的下去，當然不是長久之計。依我的主意，從今以後，請各位少奶奶和小姐們，不要再出去玩，大家打起精神，每天替百貨公司裏做些繡貨，不論檯毯，枕頭套，被面，裝飾圖片，小孩子的衣裙……等，由我拿出去推銷。三位少爺呢，讓我去找找老主人往日的同事們，請他們代為謀點工作，至少總可以不必看人臉嘴，勉強把這一家維持下去了，不知道主人們以為怎樣？』

一家人到了這地步，自然也只有這條路可走了，因此，齊聲

答應，決計這樣做去。只是要做繡貨，先得置辦材料，現在從那裏去弄到這筆錢呢？大家商量了一回，便由老家人杜升出了一個主意，讓他先去和各店舖、各公司商量，先向他們預支一些工錢，以便購買材料。

第二天，杜升果然支到了一筆預付的工錢，便買了一批綢布和針線回來。多下來的錢，又去買了些柴米油鹽，使眼前的生活可以安定下來。

從此，四位少奶奶，四位小姐，四個女僕，四個婢女，每天一同做針線，一同刺繡。大家一早便起身，一直做到晚上，這樣和和睦睦，勤勤懇懇，從來也沒有停止過一天。不但每月可以靠她們的工錢，把一家開銷過去，而且歡喜玩的，不期然地也把玩的事情忘記了。

三弟兄經杜升的介紹，由父執薦在幾家小舖子裏當夥計，每月所得的報酬，拿來貼補家用，更加覺得寬裕了。

直到勝利以後，杜鳴之從美國回來；看到家裏的人，雖然都是布衣淡飯，但是個個身體健康，精神飽滿，心裏非常安慰。過了一會，他就對他的太太和三個弟弟說道：『我出洋這許多年，因為戰爭關係，沒法把錢匯回來，可是，今天看到你們，生活得還算不錯，這大概都是梁立凡兄的幫助。過一會，我應該到他家裏去向他道謝！……』

他的話還沒有說完，三弟兄早已怒氣沖沖，把梁立凡對待他們的一切情形，原原本本他告訴了鳴之。這一來，真把杜鳴之氣壞了，他拍着桌子大罵道：『豈有此理！他難道還是一個人嗎？我一定要到他家裏去和他評理！』

幸虧，他的太太，比較和平，便做好做歹地把他勸了過來。

正在這時候，杜升突然拿了一張名片進來，對鳴之說道：

「梁先生來了！」鳴之一看名片，重又生起氣來。大聲地罵道：「這個無情無義的東西，你去喊他進來，讓我來教訓他一番！」

一會兒，杜升帶了梁立凡進來，杜鳴之好像見了仇人一般，更加聲勢汹汹地向他責問，並且立刻要和他絕交。可是，梁立凡却依舊笑嘻嘻地道：「鳴之兄，現在，我不想和你解說了，因為，我的話，你一定不會相信。你如果要知道你出門以後的情形，不妨問問你家的老人家杜升，他一定會詳細地告訴你的！」

杜升聽說，便走下一步，對鳴之說道：「主人，這件事，不能怪梁先生，而且應該感謝他呢！」接着杜升便把鳴之離家以後，家裏的人怎樣荒嬉浪費的情形，一一訴述了一遍，並且說：

「梁先生看到這種情形，深恐大家因為錢來得太容易，大家不費一點力，漸漸地會走上墮落的道路，所以，和我商量了一下，故意用說話來引起大家的忿怒，大家才自動地各自去努力，從此早睡早起，終日勤勞，自然沒有閒功夫去荒嬉了，一家人也能和睦睦的過活，本來快要離散的一個家庭，得以重振起來。至於那些做成的繡貨，全是梁先生拿出錢來買回去的，三位少爺的職業，也是梁先生暗中給他們介紹的。這不是梁先生的功勞嗎？主人怎麼還要錯怪他呢？」

杜鳴之聽了老人家這樣一番訴述，一時又感激，又慚愧，連忙向梁立凡跪了下去，答謝他幾年來的照顧。梁立凡一把把他拉起來，說道：「你我既是至交，你的家，也就是我的家，還說得上謝不謝嗎？」一面便叫杜升去吩咐，叫他的僕人，把剛才帶來的